

선홍



拾夕茶朝

665



國立復旦大學圖書館
登錄號數
011637

2 32点

魯迅三十三年集

16

朝花夕拾

一九二七年著

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FUDAN JPZ000046855L 復旦圖書館

魯迅三十三年集

朝花夕拾

16.



著	編	出	發	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月 版
者	纂	版	行	
魯	魯	魯	魯	
迅	迅	迅	迅	
會	先	全	全	
員	生	集	集	
紀	先	出	出	
念	生	版	版	
委	紀	社	社	
員	念			
會	委			
迅	員			

每部分訂三十冊

朝華夕拾

原书空白

目次

朝華夕拾

小引	五
狗·貓·鼠	七
阿長與山海經	一六
二十四孝圖	二六
五猖會	三四
無常	四〇
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	五〇
父親的病	五七

瑣記	六五
藤野先生	七五
范愛農	八四
後記	九五

小引

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，然而委實不容易。目前是這麼離奇，心裏是這麼蕪雜。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，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，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。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，便想起四個月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；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，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旋轉的飛機。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「一覺」。現在是，連這「一覺」也沒有了。

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，夕陽從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。書桌上的一盆「水橫枝」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，就是一段樹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葉便青蔥得可愛。看綠葉，編編舊稿，練算也在做一點事。做着這等事，真是雖生之日，猶死之年，很可以驅除

炎熱的。

前天，已將野草編定了，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，我遠替他改了一個名稱：朝華夕拾。帶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夠。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，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轉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雲時，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燦罷。

我有一時，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：菱角、羅漢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這些，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；都會是使我思鄉的蠱惑。後來，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，也不過如此；惟獨在記憶上，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。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，使我時時反顧。

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，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。文體大概很雜亂，因為是或作或輟，經了九個月之多。環境也不：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；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，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；後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，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後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魯迅於廣州白雲樓記。

狗·貓·鼠

從去年起，彷彿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。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；這是自畫招供，當然無話可說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點擔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，寫了下來，印了出去，對於有些人似乎總是搔着癢處的時候少，碰着痛處的時候多。萬一不謹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『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』之流，可就危險已極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些大脚色是『不好惹』的。怎地『不好惹』呢？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，廣告道：『看哪！狗不是仇貓的麼？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，而他還說要打『落水狗』』這『邏輯』的奧義，卽在用我的話，來證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說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說二二

得四三三見九，也沒有一字不錯。這些既然都錯，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，自然就不錯了。

我于是就問或留心着查考牠們成謎的『動機』。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，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。據我想，這在動物心理學家，是用不着費什麼力氣的，可惜我沒有這學問。後來，在單哈特博士 (Dr. O. Dinnhardt) 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裏，總算發見了那原因了。據說，是這麼一回事：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，開了一個會議，鳥、魚、獸都齊集了，單是缺了象。大家議定，派夥計去迎接牠，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鬪的就是狗。『我怎麼找到那象呢？我沒有見過牠，也和牠不認識。』牠問。『那容易。』大眾說，『牠是駝背的。』狗去了，遇見一匹貓，立刻弓起脊梁來，牠便招待，同行，將弓着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：『象在這里！』但是大家都嗤笑牠了。從此以後，狗和貓便成了謎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，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，便是書籍的裝潢，玩具的工緻，也無不令人心愛。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；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。貓的弓

起脊梁，並不是希圖冒充，故意擺架子的，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。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。我的仇貓，是和這大大兩樣的。

其實人禽之辨，本不必這樣嚴。在動物界，雖然並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，可是嚙嚙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。牠們適性任情，對就對，錯就錯，不說一句分辯話。蟲蛆也許是不乾淨的，但牠們並沒有自鳴清高；鴛鴦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爲餌，不妨說是凶殘的罷，但牠們從來就沒有豎過「公理」「正義」的旗子，使犧牲者直到被喫的時候爲止，還是一味佩服讚歎牠們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進步；能說話了，自然又是一大進步；能寫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進步。然而也就墮落，因爲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。說空話尙無不可，甚至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着違心之論，則對於只能嗥叫的動物，實在免不得「顏厚有忸怩。」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麼，對於人類的這些小聰明，也許倒以爲多事。正如我們在萬生園裏，看見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請安，雖然往往破顏一笑，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爲這些多餘的聰明，倒不如沒有的好罷。然而，既經爲人，便也只好「黨同伐異，」學着人們的說話，隨俗來談一談，——辯一辯了。

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，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，牠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，凡捕食雀、鼠，總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儘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厭了，這纔喫下去，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。二、牠不是和獅子同族的麼？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態！但這也許是限于天分之故罷，假使牠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牠所取的是怎麼一種態度。然而，這些口實，彷彿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，雖然也像是當時湧上心來的理由。要說得可靠一點，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為牠們配合時候的嗥叫，手續竟有這麼繁重，鬧得別人心煩，尤其是夜間要看書，睡覺的時候。當這些時候，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牠們。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，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見大勃呂該爾（P. Bruegel d. Ä.）的一張銅版畫 *Allegorie der Wollust* 上，也畫着這回事，可見這樣的舉動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從那執拗的奧國學者弗羅特（S. Freud）提倡了精神分析說——*Psychoanalysis*，聽說章士釗先生是譯作「心解」的，雖然簡古，可是實在難解得很——以來，我們的名人教授也頗有隱隱約約，檢來應用的了，這些事便不免又要歸宿到性慾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

至于我的打貓，卻只因爲牠們嚷嚷，此外並無惡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還沒有這麼博大，當現下『動輒獲咎』之秋，這是不可不預先聲明的。例如人們當配合之前，也有些手續，新的是寫情書，少則一束，多則一網；舊的是什麼『問名』、『納采』、『磕頭作揖』，去年海蔣氏在北京舉行婚禮，拜來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還印有一本紅面子的婚禮節文，序論裏大發議論道：『平心論之，既名爲禮，當必繁重。專圖簡易，何用禮爲？……然則世之有志於禮者，可以興矣！不可退居於禮所不下之庶人矣！』然而我它不生氣，這是因爲無須我到場；因此也可見我的仇貓，理由實在簡簡單單，只爲了牠們在我的耳朵邊儘嚷的緣故。人們的各種禮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見不聞，我就滿不管，但如果當我正要看書或睡覺的時候，有人來勒令朗誦情書，奉陪作揖，那是爲自衛起見，還要用長竹竿來抵禦的。還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給我一個紅帖子，上面印着『爲舍妹出閣』、『小兒完姻』、『敬請觀禮』或『闔第光臨』這些含有『陰險的暗示』的句子，使我不化錢便總覺得有些過着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興。

但是，這都是近時的話。再一回憶，我的仇貓卻遠在能够說出這些理由之前，也許是

還在十歲上下的時候了。至今還分明記得，那原因是極其簡單的：只因爲牠喫老鼠——喫了我飼養着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。

聽說西洋是不很喜歡黑貓的，不知道可確；但 Edgar Allan Poe 的小說裏的黑貓，卻實存有點駭人。日本的貓善于成精，傳說中的「貓婆」那食人的慘酷確是更可怕。中國古時候雖然曾有「貓鬼」，近來卻很少聽到貓的興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經失傳，老實起來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總覺得牠有點妖氣，沒有什麼好感。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，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給我猜謎，講故事。忽然，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，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，使我喫驚，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，另講貓的故事了——

「你知道麼？貓是老虎的先生。」她說。「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，貓是老虎的師父。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，就投到貓的門下來。貓就教給牠撲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喫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。這些教完了；老虎想，本領都學到了，誰也比不過牠了，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，要是殺掉貓，自己便是最強的角色了。牠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撲貓。貓是早

知道牠的來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樹，老虎卻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。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。」

這是微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匹老虎來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進屋子裏睡覺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葉瑟瑟地作響，微風也吹動了，想來草席定已微涼，躺着也不至于煩得翻來覆去了。

幾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燈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飄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態度往往比「名人名教授」還軒昂。貓是飼養着的，然而喫飯不管事。祖母她們雖然常恨鼠子們嚙破了箱櫃，偷喫了東西，我卻以為這也算不得什麼大罪，也和我相干，況且這類壞事大概是大個子的老鼠做的，決不能誣陷到我所愛的小鼠身上去。這類小鼠，大抵在地上走動，只有拇指那麼大，也不很畏懼人，我們那里叫牠「隱鼠」，與專住在屋上的偉大者是兩種。我的牀前就帖着兩張花紙，一是「八戒招贅」，滿紙長嘴大耳，我以為不甚雅觀；別的一張「老鼠成親」卻可愛，自新郎、新婦以至儂相、賓客、執事，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，像煞讀書人的，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。我想，能舉辦這樣大儀式的，一定只

有我所喜歡的那些隱鼠。現在是粗俗了，在路上遇見人類的迎娶儀仗，也不過當作性交的廣告看，不甚留心；但那時的想看「老鼠成親」的儀式，卻極其神往，即使像海昌蔣氏似的連拜三夜，怕也未必會看得心煩。正月十四的夜，是不肯輕易便睡，等候牠們的儀仗從牀下出來的夜。然而仍然只見幾個光着身子的隱鼠在地面游行，不像正在辦着喜事。直到我熬不住了，快快睡去，一睜眼卻已經天明，到了燈節了。也許鼠族的婚儀，但不分請帖，來收羅賀禮，雖是真的「觀禮」也絕對不歡迎的罷，我想這是牠們向來的習慣，無法抗議的。

老鼠的大敵其實並不是貓。春後，你聽到牠「咋！咋！咋！咋！」地叫着，大家稱爲「老鼠數銅錢」的，便知道牠的可怕的屠伯已經光降了。這聲音是表現絕望的驚恐的，雖然遇見貓，還不至于這樣叫。貓自然也可怕，但老鼠只要竄進一個小洞去，牠也就奈何不得，逃命的機會還很多。獨有那可怕的屠伯——蛇，身體是細長的，圓徑和鼠子差不多，凡鼠子能到的地方，牠也能到，追逐的時間也格外長，而且萬難倖免，當「數錢」的時候，大概是已經沒有第二步辦法的了。

有一回，我就聽得一間空屋裏有着這種「數錢」的聲音，推門進去，一條蛇伏在橫梁上，看地上，躺着一匹隱鼠，口角流血，但兩脅還是一起一落的。取來給躺在一個紙盒子裏，大半天，竟醒過來了，漸漸地能夠飲食，行走，到第二日，似乎就復了原，但是不逃走。放在地上，也時時跑到人面前來，而且緣腿而上，一直爬到膝髁。給放在飯桌上，便檢喫些菜渣，舔碗沿；放在我的書桌上，則從容地游行，看見硯臺便舔喫了研着的墨汁。這使我非常驚喜了。我聽父親說過的，中國有一種墨猴，只有拇指一般大，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發亮的。牠睡在筆筒裏，一聽到磨墨，便跳出來，等着，等到人寫完字，套上筆，就舔盡了硯上的餘墨，仍舊跳進筆筒裏去了。我就極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墨猴，可是得不到；問那裏有，那裏買的呢，誰也不知道。「慰情聊勝無」，這隱鼠總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罷，雖然牠舔喫墨汁，並不一定肯等到我寫完字。

現在已經記不分明，這樣地大約有一兩月；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寂寞了，真所謂「若有所失」。我的隱鼠，是常在眼前游行的，或桌上，或地上。而這一日卻大半天沒有見，大家喫午飯了，也不見牠走出來，平時，是一定出現的。我再等着，再等牠半天，然而仍然沒

有見。

長媽媽，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，也許是以為我等得太苦了罷，輕輕地來告訴我一句話。這即刻使我憤怒而且悲哀，決心和貓們為敵。她說：隱鼠是昨天晚上被貓喫去了！

當我失掉了所愛的，心中有着空虛時，我要充填以報讎的惡念！

我的報讎，就從家裏飼養着的一匹花貓起手，逐漸推廣，至于凡所遇見的諸貓。最先是追趕，襲擊；後來卻愈加巧妙了，能飛石擊中牠們的頭，或誘入空屋裏面，打得牠垂頭喪氣。這作戰繼續得頗長久，此後似乎貓都不來近我了。但對於牠們縱使怎樣戰勝，大約也算不得一個英雄；況且中國學生和貓打仗的人也未必多，所以一切韜略、戰績，還是全都省略了罷。

但許多天之後，也許是已經經過了大半年，我竟偶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：那隱鼠其實並非被貓所害，倒是牠緣着長媽媽的腿要爬上去，被她一腳踏死了。

這確是先前所沒有料想到的。現在我已經記不清當時是怎樣一個感想，但和貓的感情卻終于沒有融和；到了北京，還因為牠傷害了兔的兒女們，便舊隙夾新嫌，使出更辣

的辣手。「仇貓」的話柄，也從此傳揚開來。然而在現在，這些早已是過去的事了，我已經改變態度，對貓頗爲客氣，倘其萬不得已，則趕走而已，決不打傷牠們，更何況殺害。這是我近幾年的進步。經驗既多，一旦大悟，知道貓的偷魚肉，拖小雞，深夜大叫，人們自然十之九是憎惡的，而這憎惡是在貓身上。假如我出而爲人們驅除這憎惡，打傷或殺害了牠，牠便立刻變爲可憐，那憎惡則移在我身上了。所以，日下的辦法，是凡遇貓們搗亂，至于有人討厭時，我便站出去，在門口大聲叱曰：「噓！滾！」小小平靜，即回書房，這樣，就長保着禦侮保家的資格。其實這方法，中國的官兵就常在實做的，他們總不肯掃清土匪或撲滅敵人，因爲這麼一來，就要不被重視，甚至于因失其用處而被裁汰。我想，如果能將這方法推廣應用，我大概也總可望成爲所謂「指導青年」的「前輩」的罷，但現下也還未決心實踐，正在研究而且推敲。

（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。）

阿長與山海經

長媽媽，已經說過，是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，說得闊氣一點，就是我的保姆。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，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。只有祖母叫她阿長，我半時叫她『阿媽』，連『長』字也不帶；但到憎惡她的時候，——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惡鼠的卻是她的時候，就叫她阿長。

我們那里沒有姓長的；她生得黃胖而矮，『長』也不是形容詞。又不是她的名字，記得她自己說過，她的名字是叫作什麼姑娘的。什麼姑娘，我現在已經忘卻了，總之不是長姑娘；也終于不知道她姓什麼。記得她會告訴過我這個名稱的來歷：先前的先前，我家有一個女工，身材生得很高大，這就是真阿長。後來她回去了，我那什麼姑娘纔來補她的缺，

然而大家因爲叫慣了，沒有再改口，于是她從此也就成爲長媽媽了。

雖然背地裏說人長短不是好事情，但倘使要我說句真心話，我可只得說：我實在不佩服她。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，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。還豎起第二個手指，在空中上下搖動，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。我的家裏一有些小風波，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『切切察察』有些關係。又不許我走動，拔一株草，翻一塊石頭，就說我頑皮，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。一到夏天，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，在牀中間擺成一個『大』字，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，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，又已經烤得那麼熱。推她呢，不動；叫她呢，也不聞。

『長媽媽生得那麼胖，一定很怕熱罷？晚上的睡相，怕不見得很好罷……』

母親聽到我多回訴苦之後，曾經這樣地問過她。我也知道這意思是要她多給我一些空席。她不開口。但到夜裏，我熱得醒來的時候，卻仍然看見滿牀擺着一個『大』字，一條臂膊還攔在我的頸子上。我想，這實在是無法可想了。

但是她懂得許多規矩；這些規矩，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煩的。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，自

然要數除夕了。辭歲之後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，紅紙包着，放在枕邊，只要過一宵，便可以隨意使用。睡在枕上，看着紅包，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、月槍、泥人、糖菩薩……然而她進來，又將一個福橘放在牀頭了。

「哥兒，你牢牢記住！」她極其鄭重地說。「明天是正月初一，清早一睜開眼睛，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：『阿媽，恭喜恭喜！』記得麼？你要記着，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。不許說別的話！說過之後，還得喫一點福橘。」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我的眼前搖了兩搖，「那麼，一年到頭，順順流流……」

夢裏也記得元旦的，第二天醒得特別早，一醒，就要坐起來。她卻立刻伸出臂膊，一把將我按住。我驚異地看她時，只見她惶急地看着我。

她又有所要求似的，搖着我的肩。我忽而記得了——

「阿媽，恭喜……」

「恭喜恭喜！大家恭喜！真聰明！恭喜恭喜！」她于是十分喜歡似的，笑將起來，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，塞在我的嘴裏。我大喫一驚之後，也就忽而記得，這就是所謂福橘，元旦

關頭的磨難，總算已經受完，可以下牀玩耍去了。

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，例如說人死了，不該說死掉，必須說「老掉了」；死了，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，不應該走進去；飯粒落在地上，必須揀起來，最好是喫下去；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，是萬不可鑽過去的……此外，現在大抵忘卻了，只有元旦的古怪儀式記得最清楚。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，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。

然而我有一時也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。她常常對我講「長毛」。她之所謂「長毛」者，不但洪秀全軍，似乎連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，但除卻革命黨，因為那時還沒有。她說得長毛非常可怕，他們的話就聽不懂。她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，我家全都逃到海邊去了，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。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，那老媽子便叫他們「大王」——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，——訴說自己的飢餓。長毛笑道：「那麼，這東西就給你喫了罷！」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來，還帶着一條小辮子，正是那門房的頭。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膽，後來一提起，還是立刻面如土色，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：「阿呀，駭死我了，駭死我了……」

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，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，我不是一個門房。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，說道：『像你似的小孩子，長毛也要擄的，擄去做小長毛。還有好看的姑娘，也要擄。』

『那麼，你是不要緊的。』我以為她一定最安全了，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，也生得不好看，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。

『那里的話？』她嚴肅地說。『我們就沒有用處？我們也要被擄去。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，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，外面的大礮就放不出來；再要放，就炸了！』

這實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，不能不驚異。我一向只以為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，卻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。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，似乎實在深不可測；夜間的伸開手脚，佔領全牀，那當然是情有可原的了，倒應該我退讓。

這種敬意，雖然也逐漸淡薄起來，但完全消失，大概是在知道她謀害了我的隱鼠之後。那時就極嚴重地詰問，而且當面叫她阿長。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，不去攻城，也不放

噉，更不怕噉炸，我懼憚她什麼呢！

但當我哀悼隱鼠，給牠復讎的時候，一面又在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了。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。他是一個胖胖的，和葛的老人，愛種一點花木，如珠蘭、茉莉之類，還有極其少見的，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纓花。他的太太卻正相反，什麼也莫名其妙，會將曬衣服的竹竿攔在珠蘭的枝條上，枝折了，還要憤憤地咒罵道：『死屍！』這老人是個寂寞者，因為無人可談，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，有時簡直稱我們爲『小友』。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，只有他書多，而且特別。制藝和試帖詩，自然也是有的；但我卻只在他的書齋裏，看見過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，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。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，上面有許多圖。他說給我聽，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，畫着人面的獸，九頭的蛇，三腳的鳥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……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。

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，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，他是很疏懶的。問別人呢，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。壓歲錢有幾百文，買罷，又沒有好機會。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

很，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，那時候，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。

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，但一坐下，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。

大概是太過于念念不忘了，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。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過的，我知道她並非學者，說了也無益；但既然來問，也就都對她說了。

過了十多天，或者一個月罷，我還很記得，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，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，一見面，就將一包書遞給我，高興地說道：——

「哥兒，有畫兒的『三哼經』，我給你買來了！」

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，全體都震悚起來；趕緊去接過來，打開紙包，是四本小小的書，略略一翻，人面的獸，九頭的蛇……果然都在內。

這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，別人不肯做，或不能做的事，她卻能够做成功。牠確有偉大的神力。謀害隱鼠的怨恨，從此完全消滅了。

這四本書，乃是我最初得到，最爲心愛的寶書。

書的模樣，到現在還在眼前。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，卻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

拙的本子。紙張很黃；圖象也很壞，甚至于幾乎全用直線湊合，連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。但那是我最爲心愛的寶書，看起來，確是人面的獸；九頭的蛇；一腳的牛；袋子似的帝江；沒有頭而『以乳爲目，以臍爲口』還有『執干戚而舞』的刑天。

此後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，于是有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放，又有了點石齋叢畫和詩畫舫。山海經也另買了一部石印的，每卷都有圖讚，綠色的畫，字是紅的，比那木刻的精緻得多了。這一部直到前年還在，是縮印的郝懿行疏。木刻的卻已經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失掉了。

我的保姆，長媽媽即阿長，辭了這人世，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罷。我終于不知道她的姓名，她的經歷；僅知道有一個過繼的兒子，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。

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！

(一) 二月十日。

二十四孝圖

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，得到一種最黑，最黑，最黑的咒文，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，妨害白話者。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，因這最惡的心，應該墮入地獄，也將決不改悔，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，妨害白話者。

自從所謂「文學革命」以來，供給孩子的書籍，和歐美、日本的一比較，雖然很可憐，但總算有圖有說，只要能讀下去，就可以懂得的了。可是一班別有心腸的人們，便竭力來阻遏牠，要使孩子的世界中，沒有一絲樂趣。北京現在常用「馬虎子」這一句話來恐嚇孩子們。或者說，那就是開河記上所載的，給隋煬帝開河，蒸死小兒的麻叔謀；正確地寫起來，須是「麻胡子。」那麼，這麻叔謀乃是胡人了。但無論他是甚麼人，他的喫小孩究竟也

還有限，不過盡他的一生。妨害白話者的流毒卻甚于洪水猛獸，非常廣大，也非常長久，能使全中國化成一個麻胡，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裏。

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，都應該滅亡！

這些話，紳士們自然難免要掩住耳朵的，因為就是所謂「跳到半天空，罵得體無完膚，——還不肯罷休。」而且文士們一定也要罵，以為大悖于「文格」亦即大損于「人格。」豈不是「言者心聲也」麼？「文」和「人」當然是相關的，雖然人間世本來千奇百怪，教授們中也有「不尊敬」作者的人格而不能「不說他的小說好」的特別種族。但這些我都不管，因為我幸而還沒有爬上「象牙之塔」去，正無須怎樣小心。倘若無意中竟已撞上了，那就即刻跌下來罷。然而在跌下來的中途，當還未到地之前，還要說一遍：

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，都應該滅亡！

每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兒童世界之類，另想到別國的兒童用書的精美，自然要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憐。但回憶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，卻不能不

以爲他幸福，給我們的永逝的韶光一個悲哀的弔唁。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，只要略有圖畫的本子，就要被塾師，就是當時的『引導青年的前輩』禁止，訶斥，甚而至于打手心。我的小同學因爲專讀『人之初性本善』讀得要枯燥而死了，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，看那題着『文星高照』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，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。昨天看這個，今天也看這個，然而他們的眼睛裏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來。

在書塾以外，禁令可比較的寬了，但這說自己的事，各人大概不一樣。我能在大眾面前，冠冕堂皇地閱看的，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，都畫着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，雷公電母站在雲中，牛頭馬面布滿地下，不但『跳到半天空』是觸犯天條的，即使半語不合，一念偶差，也都得受相當的報應。這所報的也並非『睚眦之怨』，因爲那地方是鬼神爲君，『公理』作宰，請酒下跪，全都無功，簡直是無法可想。在中國的天地間，不但做人，便是做鬼，也艱難極了。然而究竟很有比陽間更好的處所：無所謂『紳士』也沒有『流言』。

陰間，倘要穩妥，是頌揚不得的。尤其是常常好弄筆墨的人，在現在的中國，流言的治

下，而又大談「言行一致」的時候。前車可鑒，聽說阿爾志跋綏夫曾答一個少女的質問說，「惟有在人生的事實這本身中尋出歡喜者，可以活下去。倘若在那里什麼也不見，他們其實倒不如死。」于是乎有一個叫作密哈羅夫的，寄信嘲罵他道，「……所以我完全誠實地勸你自殺來禍福你自己的生命，因為這第一是合于邏輯，第二是你的言語和行為不至于背馳。」

其實這論法就是謀殺，他就這樣地在他的人生中尋出歡喜來。阿爾志跋綏夫只發了一大通牢騷，沒有自殺。密哈羅夫先生後來不知道怎樣，這一個歡喜失掉了，或者另外又尋到了「什麼」了罷。誠然，「這些時候，勇敢，是安穩的；情熱，是毫無危險的。」

然而，對於陰間，我終於已經頌揚過了，無法追改；雖有「言行不符」之嫌，但確沒有受過閻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貼，則差可以自解。總而言之，還是仍然寫下去罷：——

我所看的那些陰間的圖畫，都是家藏的老書，並非我所專有。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畫圖本子，是一位長輩的贈品：二十四孝圖。這雖然不過薄薄的一本書，但是下圖上說，鬼少人多，又爲我一人所獨有，使我高興極了。那裏面的故事，似乎是誰都知道的；便是不識字

的人，例如阿長，也只要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事迹。但是，我于高興之餘，接着就是掃興，因為我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，纔知道『孝』有如此之難，對於先前癡心妄想，想做孝子的計劃，完全絕望了。

『人之初，性本善』麼？這並非現在要加研究的問題。但我還依稀記得，我幼小時候實未嘗蓄意忤逆，對於父母，倒是極願意孝順的。不過年幼無知，只用了私見來解釋『孝順』的做法，以為無非是『聽話』、『從命』，以及長大之後，給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喫飯罷了。自從得了這一本孝子的教科書以後，纔知道並不然，而且還要好到幾十幾百倍。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做做的，如『子路負米』、『黃香扇枕』之類。『陸績懷橘』也並不難，只要有閩人請我喫飯。『魯迅先生作賓客而懷橘乎？』我便跪答云：『吾母性之所愛，欲歸以遺母。』閩人大佩服，于是孝子就做穩了，也非常省事。『哭竹生筍』就可疑，怕我的精誠未必會這樣感動天地。但是哭不出筍來，還不過拋臉而已，一到『臥冰求鯉』，可就有些性命之虞了。我鄉的天氣是溫和的，嚴冬中，水面也只結一層薄冰，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樣小，躺上去，也一定嘩喇一聲，冰破落水，鯉魚還不及遊過來。自然，必須不顧性命，這

纔孝感神明，會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，但那時我還小，實在不明白這些。

其中最使我不解，甚至于發生反感的，是『老萊娛親』和『郭巨埋兒』兩件事。

我至今還記得，一個躺在父母跟前的老頭子，一個抱在母親手上的小孩子，是怎樣地使我發生不同的感想呵。他們一手都拿着『搖咕咚』。這玩意兒確是可愛的，北京稱爲小鼓，蓋卽鼗也。朱熹曰：『鼗，小鼓，兩旁有耳，持其柄而搖之，則兩耳還自擊。』咕咚咕咚地響起來。然而這東西是不該拿在老萊子手裏的，他應該扶一枝拐杖。現在這模樣，簡直是裝佯，侮辱了孩子。我沒有再看第二回，一到這一葉，便急速地翻過去了。

那時的二十四孝圖，早已不知去向了，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隱所畫的本子，敍老萊子事云：『行年七十，言不稱老，常著五色斑斕之衣，爲嬰兒戲于親側。又常取水上堂，詐跌仆地，作嬰兒啼，以娛親意。』大約舊本也差不多，而招我反感的便是『詐跌』。無論詐逆，無論孝順，小孩子多不願意『詐』作，聽故事也不喜歡是謠言，這是凡有稍稍留心兒童心理的都知道的。

然而在較古的書上一查，卻還不至于如此虛僞。師覺授孝子傳云：『老萊子……常

衣斑斕之衣，爲親取飲，上堂腳跌，恐傷父母之心，僮仆爲嬰兒啼。」（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引）較之今說，似稍近于人情。不知怎地，後之君子卻一定要改得他「詐」起來，心裏纔能舒服。鄧伯道棄子救姪，想來也不過「棄」而已矣，昏妄人也必須說他將兒子捆在樹上，使他追不上來纔肯歇手。正如將「肉麻當作有趣」一般，以不情爲倫紀，誣蔑了古人，教壞了後人。老萊子卽是一例，道學先生以爲他白璧無瑕時，他卻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。

至於玩着「搖咕咚」的郭巨的兒子，卻實在值得同情。他被抱在他母親的臂膊上，高高興興地笑着；他的父親卻正在掘窟窿，要將他埋掉了。說明云，「漢郭巨家貧，有子三歲，母嘗減食與之。巨謂妻曰，貧乏不能供母，子又分母之食。盍埋此子？」但是劉向孝子傳所說，卻又有些不同：巨家是富的，他都給了兩弟；孩子是纔生的，並沒有到三歲。結末又大略相像了，「及掘坑二尺，得黃金一釜，上云：天賜郭巨，官不得取，民不得奪！」

我最初實在替這孩子捏一把汗，待到掘出黃金一釜，這纔覺得輕鬆。然而我已經不敢再想做孝子，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。家景正在壞下去，常聽到父母愁柴

米；祖母又老了，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，那麼，該埋的不正是我麼？如果一絲不走樣，也掘出一釜黃金來，那自然是如天之福，但是，那時我雖然年紀小，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這樣的巧事。

現在想起來，實在很覺得傻氣。這是因為現在已經知道了這些老玩意，本來誰也不實行。整飭倫紀的文電是常有的，卻很少見紳士赤條條地躺在冰上面，將軍跳下汽車去負米。何況現在早長大了，看過幾部古書，買過幾本新書，什麼太平御覽咧，古孝子傳咧，人口問題咧，節制生育咧，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界咧，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。不過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彼時我委實有點害怕：掘好深坑，不見黃金，連『搖咕咚』一同埋下去，蓋上土，踏得實實的，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。我想，事情雖然未必實現，但我從此總怕聽到我的父母愁窮，怕看見我的白髮的祖母，總覺得她是和我不兩立，至少，也是一個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礙的人。後來這印象日見其淡了，但總有一些留遺，一直到她去世——這大概是送給二十四孝圖的儒者所萬料不到的罷。

（五月十日。）

五 猖 會

孩子們所盼望的，過年過節之外，大概要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。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，待到賽會的行列經過時，一定已在下午，儀仗之類，也減而又減，所剩的極其寥寥。往往伸着頸子等候多時，卻只見十幾個人擡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，忽忽地跑過去。于是，完了。

我常存着這樣的一個希望：這一次所見的賽會，比前一次繁盛些。可是結果總是一個「差不多」；也總是只留下一個紀念品，就是當神像還未擡過之前，化一文錢買下的，用一點爛泥，一點顏色紙，一枝竹籤和兩三枝雞毛所做的，吹起來會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的哨子，叫作「吹都都」的，吡吡地吹牠兩三天。

現在看看陶蕤夢憶，覺得那時的賽會，真是豪奢極了。雖然明人的文章，怕難免有些誇大。因為禱雨而迎龍王，現在也還有的，但辦法卻已經很簡單，不過是十多人盤旋着一條龍，以及村童們扮些海鬼。那時卻還要扮故事，而且實在奇拔得可觀。他記扮水滸傳中人物云：「……于是分頭四出，尋黑矮漢，尋梢長大漢，尋頭陀，尋胖大和尚，尋茁壯婦人，尋姣長婦人，尋青面，尋歪頭，尋赤鬚，尋美髯，尋黑大漢，尋赤臉長鬚。大索城中，無則之郭，之村，之山僻，之鄰府州縣。用重價聘之，得三十六人，梁山泊好漢，個個呵活，臻臻至至，人馬稱妮而行……」這樣的白描的活古人，誰能不動一看的雅興呢？可惜這種盛舉，早已和明社一同消滅了。

賽會雖然不像現在上海的旗袍，北京的談國事，爲當局所禁止，然而婦孺們是不許看的，讀書人即所謂士子，也大抵不肯趕去看。只有游手好閒的閒人，這纔跑到廟前或衙門前去看熱鬧；我關於賽會的智識，多半是從他們的敘述上得來的，並非考據家所貴重的「眼學」。然而記得有一回，也親見過較盛的賽會。開首是一個孩子騎馬先來，稱爲「塘報」；過了許久，「高照」到了，長竹竿揭起一條很長的旗，一個汗流浹背的胖大漢

用兩手托着；他高興的時候，就肯將羊頭放在頭頂或牙齒上，甚而至于鼻尖。其次是所謂「高蹻」、「擡閣」、「馬頭」了；還有扮犯人的，紅衣枷鎖，內中也有孩子。我那時覺得這些都是有光榮的事業，與聞其事的即全是大有運氣的人——大概羨慕他們的出風頭罷。我想，我爲什麼不生一場重病，使我的母親也好到廟裏去許下一個「扮犯人」的心願的呢……然而我到現在終于沒有和賽會發生關係過。

要到東關看五猖會去了。這是我兒時所罕逢的一件盛事。因爲那會是全縣中最盛的會，東關又是離我家很遠的地方，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，在那里有兩座特別的廟。一是梅姑廟，就是聊齋志異所記，室女守節，死後成神，卻篡取別人的丈夫的；現在神座上確塑着一對少年男女，眉開眼笑，殊與「禮教」有妨。其一便是五猖廟了，名目就奇特。據有考據癖的人說：這就是五通神。然而也並無確據。神像是五個男人，也不見有什麼猖獗之狀；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，卻並不「分坐」，遠不及北京戲園裏界限之謹嚴。其實呢，這也是殊與「禮教」有妨的，——但他們既然是五猖，便也無法可想，而且自然也就「又作別論」了。

因爲東關城遠，大清早大家就起來。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，已經泊在河埠頭，船椅、飯菜、茶炊、點心合子，都在陸續搬下去了。我笑着跳着，催他們要搬得快。忽然，工人的臉色很諱肅了，我知道有些蹊蹺，四面一看，父親就站在我背後。

『去拿你的書來。』他慢慢地說。

這所謂『書』，是指我開蒙時候所讀的鑑略。因爲我再沒有第二本了。我們那里上學的歲數是多揀單數的，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。

我忐忑着，拿了書來了。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，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。我擔着心，一句一句地讀下去。

兩句一行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，他說——

『給我讀熟。背不出，就不准去看會。』

他說完，便站起來，走進房裏去了。

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。但是，有什麼法子呢？自然是讀着，讀着，強記着——而且要背出來。

粵自盤古，

生于太荒，

首出御世，

肇開混茫。

就是這樣的書，我現在只記得前四句，別的都忘卻了；那時所強記的二三十行，自然也一齊忘卻在裏面了。記得那時聽人說，讀鑑略比讀千字文、百家姓有用得多，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。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，那當然是很好的，然而我一字也不懂。「粵自盤古」就是「粵自盤古」讀下去，記住牠，「粵自盤古」呵！「生于太荒」呵……

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了。朝陽照着西牆，天氣很清朗。母親、工人、長媽媽卽阿長，都無法營救，只默默地靜候着我讀熟，而且背出來。在百靜中，我似乎頭裏要伸出許多鐵鉗，將什麼「生于太荒」之流夾住；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，彷彿深秋的蟋蟀，在夜中鳴叫似的。

他們都等着；太陽也升得更高了。

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，便卽站了起來，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，一氣背將下去，夢似的就背完了。

『不錯。去罷。』父親點着頭，說。

大家同時活動起來，臉上都露出笑容，向河埠走去。工人將我高高地抱起，彷彿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，快步走在最前頭。

我卻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。開船以後，水路中的風景，合子裏的點心，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，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。

直到現在，別的完全忘卻，不留一點痕迹了，只有背誦鑑略這一段，卻還分明如昨日事。

我至今一想起，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。

（五月二十五日。）

無常

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，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——不，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，凡是神，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，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，就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類。那麼，他的鹵簿中間就另有一羣特別的腳色：鬼卒、鬼王，還有活無常。

這些鬼物們，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。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，赤着腳；藍臉，上面又畫些魚鱗，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鱗罷，我不大清楚。鬼卒拿着鋼叉，叉環振得琅琅地響，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。據傳說，鬼王是只用一隻腳走路的；但他究竟是鄉下人，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，卻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腳。

走路。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，也不大留心，除了念佛老嫗和她的孫子們爲面面圓到起見，也照例給他們一個『不勝屏營待命之至』的儀節。

至于我們——我相信我和許多人——所最願意看的，卻在活無常。他不但活潑而談諧，單是那渾身雪白這一點，在紅紅綠綠中就有『鶴立雞羣』之概。只要望見一頂白紙的高帽子和他手裏的破芭蕉扇的影子，大家就都有些緊張，而且高興起來了。

人民之于鬼物，惟獨與他最爲稔熟，也最爲親密，平時也常常可以遇見他。譬如城隍廟或東嶽廟中，大殿後面就有一間暗室，叫作『陰司間』，在纔可辨色的昏暗中，塑着各種鬼：吊死鬼、跌死鬼、虎傷鬼、科場鬼……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。我雖然也曾瞻仰過一回這『陰司間』，但那時膽子小，沒有看明白。聽說他一手還拿着鐵索，因爲他是勾攝生魂的使者。相傳樊江東嶽廟的『陰司間』的構造，本來是極其特別的：門口是一塊活板，人一進門，踏着活板的這一端，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，鐵索正套在你頸子上。後來嚇死了一個人，釘實了，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，這就已不能動。

倘使要看個分明，那麼，玉歷鈔傳上就畫着他的像，不過玉歷鈔傳也有繁簡不同的

本子的，倘是繁本，就一定有。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，腰間束的是草繩，腳穿草鞋，項掛紙錠；手是破芭蕉扇、鐵索、算盤；肩膀是聳起的，頭髮卻披下來；眉眼的外梢都向下，像一個『八字』。頭上一頂長方帽，下大頂小，按比例一算，該有二尺來高罷；在正面，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方，直寫着四個字道：『一見有喜。』有一種本子上，卻寫的是『你也來了。』這四個字，是有時也見于包公殿的扁額上的，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，他自己還是閻羅王，我可沒有研究出。

玉歷鈔傳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，裝束也相仿，叫作『死有分』。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，但名稱卻訛作死無常了，黑臉、黑衣，誰也不愛看。在『陰司問』裏也有的，胸口靠着牆壁，陰森森地站着；那纔真是『碰壁』。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，必須摩一摩他的脊梁，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；我小時也曾摩過這脊梁來，然而晦氣似乎終于沒有脫，——也許那時不摩，現在的晦氣還要重罷，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。

我也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典，但據耳食之談，則在印度的佛經裏，焰摩天是有的，牛首阿旁也有的，都在地獄裏做主任。至于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，卻似乎于

古無徵，耳所習聞的只有什麼「人生無常」之類的話。大概這意思傳到中國之後，人們便將他具象化了。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創作。

然而人們一見他，爲什麼就都有些緊張，而且高興起來呢？

凡有一處地方，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，他將筆頭一扭，就很容易變成「模範縣」。我的故鄉，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，但是那究竟太早了，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「紹興師爺」，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「紹興師爺」，別的「下等人」也不少。這些「下等人」，要他們發什麼「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，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，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，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」那樣熱昏似的妙語，是辦不到的，可是在無意中，看得往這「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」的道路很明白：求婚，結婚，養孩子，死亡。但這自然是專就我的故鄉而言，若是「模範縣」裏的人民，那當然又作別論。他們——敝同鄉「下等人」——的許多，活着，苦着，被流言，被反噬，因了積久的經驗，知道陽間維持「公理」的只有一個會，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「遙遙茫茫」，于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。人是抵自以爲啣

些冤抑的；活的「正人君子」們只能驅鳥，若問愚民，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：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！

想到生的樂趣，生固然可以留戀；但想到生的苦趣，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。無論貴賤，無論貧富，其時都是「一雙空手見閻王」，有冤的得伸，有罪的就得罰。然而雖說是「下等人」，也何嘗沒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，又怎麼樣呢？未曾「跳到半天空」麼？沒有「放冷箭」麼？無常的手裏就拿着大算盤，你擺盡臭架子也無益。對付別人要滴水不露的公理，對自己總還不如雖在陰司裏也還能夠尋到一點私情。然而那又究竟是陰間，閻羅天子、牛首阿旁，還有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，都是並不兼差，真正主持公理的腳色。雖然他們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。當還未做鬼之前，有時先不欺心的人們，遙想着將來，就又不想在整塊的公理中，來尋一點情面的末屑，這時候，我們的活無常先生便見得可親愛了，利中取大，害中取小，我們的古哲墨翟先生謂之「小取」云。

在廟裏泥塑的，在書上墨印的模樣上，是看不出他那可愛來的。最好是去看戲。但看普通的戲也不行，必須看「大戲」或者「目連戲」。目連戲的熱鬧，張岱在陶菴夢憶上

也會誇張過，說是要連演兩三天。在我幼小時候可已經不然了，也如大戲一樣，始于黃昏，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結。這都是敬神禳災的演劇，全本裏一定有一個惡人，次日的將近天明便是這惡人的收場的時候，「惡貫滿盈，」閻王出票來勾攝了，于是乎這活的活無常便在戲臺上出現。

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臺下的船上的情形，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。平常愈夜深愈懶散，這時卻愈起勁。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，本來是掛在臺角上的，這時預先拿進去了；一種特別樂器，也準備使勁地吹。這樂器好象喇叭，細而長，可有七八尺，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，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，*Nhatsu, nhatsu, nhatsututu* 地響，所以我們叫牠「目連瞎頭。」

在許多人期待着惡人的沒落的凝望中，他出來了，服飾比畫上還簡單，不拿鐵索，也不帶算盤，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，粉面朱唇，眉黑如漆，蹙着，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。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，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，這纔自述他的履歷。可惜我記不清楚了，其中有一段大概是這樣——

「……………」
大王出了牌票，叫我去拿隔壁的癩子。

問了起來呢，原來是我堂房的阿姪。

生的是什麼病？傷寒，還帶痢疾。

看的是什麼郎？中下方橋的陳念義兒子。

開的是怎樣的藥方？附子、肉桂，外加牛膝。

第一煎喫下去，冷汗發出；

第二煎喫下去，兩腳筆直。

我道：「阿嫂哭得悲傷，暫放他還陽半刻。」

大王道：「我是得錢買放，就將我細打四十！」

這敘述裏的「子」字都讀作入聲。陳念義是越中的名醫，俞仲華曾將他寫入蕩寇

志裏，擬爲神仙；可是一到他的令郎，似乎便不大高明了。「者」的「也」「兒」讀若

「倪」，倒是古音罷；「我的」或「我們的」之意也。

他口裏的閻羅天子彷彿也不大高明，竟會誤解他的人格，——不，鬼格。但連「還陽半刻」都知道，究竟還不失其「聰明正直之謂神。」不過這懲罰，卻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的印象，一提起，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，捏定破芭蕉扇，臉向着地，鴨子浮水似的跳舞起來。

Nhatsu, nhatsu, nhatsu-nhatsu-nhatusututu! 目連嗜頭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。

他因此決定了：——

「難是弗放者箇!

那怕你，銅牆鐵壁!

那怕你，皇親國戚!

.....]

「難」者，「今」也；「者箇」者「的了」之意，詞之決也。「雖有伎心，不怨飄瓦，」他現在毫不留情了，然而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，不得已也。一切鬼衆中，就是他有點人情；我們不變鬼則已，如果要變鬼，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。

我至今還確鑿記得，在故鄉時候，和「下等人」一同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人，理而情，可怖而可愛的無常；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，口頭的硬語與諧談……。

迎神時候的無常，可和演劇上的又有些不同了。他只有動作，沒有言語，跟定了一個捧着一盤飯菜的小丑似的腳色走，他要去喫；他卻不給他。另外還加添了兩名腳色，就是「正人君子」之所謂「老婆兒女」。凡「下等人」都有一種通病：常喜歡以己之所欲，施之于人。雖是對子鬼，也不肯給他孤寂，凡有鬼神，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。無常也不在例外。所以，一個是漂亮的女人，只是很有些村婦樣，大家都稱她無常嫂；這樣看來，無常是和我們平輩的，無怪他不擺教授先生的架子。一個是小孩子，小高帽，小白衣；雖然小，兩肩卻已經聳起了，眉目的外梢也向下。這分明是無常少爺了，大家卻叫他阿頤，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；猜起來，彷彿是無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。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無常有這麼像？鬼神之事，難言之矣，只得姑且置之弗論。至于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，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；鬼神能前知，他怕兒女一多，愛說閒話的就要旁敲側擊地鍛成他拿盧布，所以不但研究，還早已實行了「節育」了。

這捧着飯菜的一幕，就是『送無常。』因為他是勾魂使者，所以民間凡有一個人死掉之後，就得用酒飯恭送他。至于不給他喫，那是賽會時候的開玩笑，實際上並不然。但是，和無常開玩笑，是大家都有此意的，因為他爽直，愛發議論，有人情，——要尋真實的朋友，倒還是他妥當。

有人說，他是生人走陰，就是原是人，夢中卻入冥去當差的，所以很有些人情。我還記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小屋子裏的一個男人，便自稱是『走無常，』門外常常燃着香燭。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。莫非入冥做了鬼，倒會增加人氣的麼？[？]！鬼神之事，難言之矣，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了。

（六月二十三日。）

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

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，相傳叫作百草園。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，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。

不必說碧綠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欄，高大的皂莢樹，紫紅的桑椹；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，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，輕捷的叫天子（雲雀）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。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，就有無限趣味。油蛉在這里低唱，蟋蟀們在這里彈琴。翻開斷磚來，有時會遇見蜈蚣；還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，便會拍的一聲，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。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，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，何首烏有擁腫

的根。有人說，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喫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牠起來，牽連不斷地拔起來，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，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。如果不怕刺，還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。

長的草裏是不去的，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。

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：先前，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，晚間，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，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。答應着，四面看時，卻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，向他一笑，隱去了。他很高興；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。說他臉上有些妖氣，一定遇見『美女蛇』了；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喚人名，倘一答應，夜間便要來喫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嚇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卻道無妨，給他一個小盒子，說只要放在枕邊，便可高枕而臥。他雖然照樣辦，卻總是睡不着，——當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來了，沙沙沙！門外像是風雨聲，他正抖作一團時，卻聽得豁的一聲，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，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飛回來，斂在盒子裏。後來呢？後來，老和尚說，這是飛蜈蚣，牠能吸蛇的腦髓，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。

結末的教訓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，你萬不可答應他。

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，夏夜乘涼，往往有些擔心，不敢去看牆上，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尙那樣的飛蜈蚣。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，也常常這樣想。但直到現在，總還沒有得到，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；雪一下，可就兩樣了。拍雪人（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，這是荒園，人跡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來捕鳥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，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。掃開一堆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，下面撒些秕穀，棒上繫一條長繩，人遠遠地牽着，看鳥雀下來啄食，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，將繩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頸的「張飛鳥」，性子很躁，養不過夜的。

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，我卻不大能用。明明見牠們進去了，拉了繩，跑去一看，卻什麼都沒有，費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過三四隻。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

雙，裝在叉袋裏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，他只靜靜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。

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，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。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，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，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，……都無從知道。總而言之：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。Ado，我的蟋蟀們！Ado，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！

出門向東，不上半里，走過一道石橋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，第三間是書房。中間掛着一塊扁道：三味書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畫，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。沒有孔子牌位，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禮時，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。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，鬚髮都花白了，還戴着大眼鏡。我對他很恭敬，因爲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，質樸，博學的人。

不知從那里聽來的，東方朔也很淵博，他認識一種蟲，名曰「怪哉」，冤氣所化，用酒

一澆，就消釋了。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，但阿長是不知道的，因為她畢竟不淵博，現在得到機會了，可以問先生。

『先生「怪哉」這蟲，是怎麼一回事……？』我上了生書，將要退下來的時候，趕忙問。『不知道！』他似乎很不高興，臉上還有怒色了。

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，只要讀書，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，決不至於不知道，所謂不知道者，乃是不願意說。年紀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見過好幾回了。

我就只讀書，正午習字，晚上對課。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，後來卻好起來了，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，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，從三言到五言，終于到七言。

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，雖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；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、螞蟻，靜悄悄地沒有聲音。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：——

『人都到那里去了！』

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條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

罰跪的規則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總不過瞪幾眼，大聲道：

『讀書！』

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，真是人聲鼎沸，有唸『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』的，有唸『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』的，有唸『上九潛龍勿用』的，有唸『厥土下上錯，厥貢苞茅橘柚』的……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，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，靜下去了，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：

『鐵如意，指揮倜儻，一座皆驚呢……；金叵羅，顛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嘴……；』
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，因為讀到這裏，他總是微笑起來，而且將頭仰起，搖着，向後拗過去，拗過去。

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，於我們是很相宜的。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。我是畫畫兒，用一種叫作『荊川紙』的，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，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。讀的書多起來，畫的畫也多起來；書沒有讀成，畫的成績卻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後來，爲要錢用，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。他

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。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。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。

（九月十八日。）

父親的病

大約十多年前罷，S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——

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，特拔十元，深夜加倍，出城又加倍。有一夜，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，來請他了，因為他其時已經鬧得不耐煩，便非一百元不去。他們只得都依他。待去時，卻只是草草地一看，說道『不要緊的，』開一張方，拿了一百元就走。那病家似乎很有錢，第二天又來請了。他一到門，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，『昨晚服了先生的藥，好得多了，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。』仍舊引到房裏，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。他一按，冷冰冰的，也沒有脈，於是點點頭道，『唔，這病我明白了。』從從容容走到桌前，取了藥方紙，提筆寫道：——

「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。」下面是署名，畫押。

「先生，這病看來很不輕了，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。」主人在背後說。

「可以。」他說。於是另開了一張方——

「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。」下面仍是署名，畫押。

這樣，主人就收了藥方，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。

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，因為他隔日一回，來診我的父親的病。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，但還不至于闊得這樣不耐煩；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。現在的都市上，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，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，很不容易張羅的了；又何況是隔日一次。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，據輿論說，用藥就與衆不同。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，就是『藥引』的難得，新方一換，就得忙一大場。先買藥，再尋藥引。『生姜』兩片，竹葉十片去尖，他是不用的了。起碼是盧根，須到河邊去掘；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，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。可是說也奇怪，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。

據輿論說，神妙就在這地方。先前有一個病人，百藥無效；待到遇見了什麼葉天士先

生，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：梧桐葉。只一服，便霍然而愈了。「醫者，意也。」其時是秋天，而梧桐先知秋氣。其先百藥不投，今以秋氣動之，以氣感氣，所以……我雖然並不了然，但也十分佩服，知道真有靈藥，一定是很容易得到的，求仙的人，甚至於還要拚了性命，跑進深山裏去採呢。

這樣有兩年，漸漸地熟識，幾乎是朋友了。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，將要不能起牀；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，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。正在這時候，他有一天來診，問過病狀，便極其誠懇地說：——

「我所有的學問，都用盡了。這里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，本領比我高。我薦他來看一看，我可以寫一封信。可是，病是不要緊的，不過經他的手，可以格外好得快……」

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，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。進來時，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，和大家談論，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；他因為看了兩年，毫無效驗，臉又太熟了，未免有些難以爲情，所以等到危急時候，便薦一個生手自代，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？本城的名醫，除他之外，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。明天就

請陳蓮河。

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。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，他卻長而胖了；這一點頗不同。還有用藥也不同。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，這一回卻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，因為他一張藥方上，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。

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他就從來沒有用過。最平常的是『蟋蟀一對』旁注小字道：『要原配，即本在一窠中者。』似乎昆蟲也要貞節，續絃或再醮，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。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，走進百草園，十對也容易得，將牠們用線一縛，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。然而還有『平地木十株』呢，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，問藥店，問鄉下人，問賣草藥的，問老年人，問讀書人，問木匠，都只是搖搖頭，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叔，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，跑去一問，他果然知道，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，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，普通都稱為『老弗大』。

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』藥引尋到了，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：敗鼓皮丸。這『敗鼓皮丸』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；水腫一名鼓脹，一用打破的鼓皮自

然就可以尅伏他。清朝的剛毅因爲憎恨『洋鬼子』預備打他們，練了些兵，稱作『虎神營』，取虎能食羊，神能伏鬼的意思，也就是這道理。可惜這一種神藥，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，離我家就有五里，但這卻不像平地木那樣，必須暗中摸索了，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。

『我有一種丹，』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，『點在舌上，我想一定可以見效。因爲舌乃心之靈苗……價錢也並不貴，只要兩塊錢一盒……』

我父親沈思了一會，搖搖頭。

『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，』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，『我想，可以請人看一看，可有什麼冤愆……醫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對不對？自然，這也許是前世的事……』

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，搖搖頭。

凡國手，都能够起死回生的，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，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。現在是讓步一點了，連醫生自己也說道：『西醫長于外科，中醫長于內科。』但是S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，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，因此無論什麼，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

嫡派門徒包辦。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，所以直到現在，他的門徒就還見鬼，而且覺得『舌乃心之靈苗。』這就是中國人的『命』，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。

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，又想不出『冤愆』來，自然，單喫了一百多天的『敗鼓皮丸』有什麼用呢？依然打不破水腫，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喘氣了。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，這回是特拔，大洋十元。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，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，藥引也不很神妙了，所以只消半天，藥就煎好，灌下去，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。

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，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擡過；聽說他現在還康健，一面行醫，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，正在和長于外科的西醫奮鬪哩。

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。聽說中國的孝子們，一到將要『罪孽深重禍延父母』的時候，就買幾斤人參，煎湯灌下去，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，即使半天也好。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：『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，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。——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。』

父親的喘氣頗長久，連我也聽得很吃力，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。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：『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……』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，就是犯了罪；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，我很愛我的父親。便是現在，也還是這樣想。

早晨，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。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，說我們不應該空等着。于是給他換衣服；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，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……。

『叫呀，你父親要斷氣了。快叫呀！』衍太太說。

『父親！父親！』我就叫起來。

『大聲！他聽不見。還不快叫！』

『父親！父親！』

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，忽然緊張了，將眼微微一睜，彷彿有一些苦痛。

『叫呀！快叫呀！』她催促說。

『父親！』

「什麼呢？……不要嚷。……不……。」他低低地說，又較急地喘着氣，好一會，這纔復了原狀，平靜下去了。

「父親！」我還叫他，一直到他咽了氣。

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，每聽到時，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。

（十月七日。）

瑣記

衍太太現在是早經做了祖母，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；那時卻還年青，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。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，對別家的孩子卻好的，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，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，因此我們就最願意在她家裏或她家的四近玩。

舉一個例說罷，冬天，水缸裏結了薄冰的時候，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，便喫冰。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，大聲說道：「莫喫呀，要肚子疼的呢！」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，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，並且有大半天不准玩。我們推論禍首，認定是沈四太太，於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，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作「肚子疼」。

衍太太決不如此。假如她看見我們喫冰，一定和藹地笑着說，「好，再喫一塊。我記着，

看誰喫的多。」

但我對於她也有不滿足的地方。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，我還很小，偶然走進她家去，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。我走近去，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：『你看，你知道這是什麼？』我看那書上畫着房屋，有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，但又不很像。正遲疑間，他們便大笑起來了。這使我很不高興，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，不到那里去大約有十多天。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，和幾個孩子比賽打旋子，看誰旋得多。她就從旁計着數，說道：『好，八十二個了！再旋一個，八十三！好，八十四……』但正在旋着的阿祥，忽然跌倒了，阿祥的嬉母也恰恰走進來。她便接着說道：『你看，不是跌了麼？不聽我的話。我叫你不要旋，不要旋……』

雖然如此，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里去。假如頭上碰得腫了一大塊的時候，去尋母親去罷，好的是罵一通，再給擦一點藥；壞的是沒有藥擦，還添幾個栗殼和一通罵。衍太太卻決不埋怨，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，搽在疙瘩上，說這不但止痛，將來還沒有癍痕。

父親故去之後，我也還常到她家裏去，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，卻是和衍太太

或她的男人談閒天。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，看的和喫的，只是沒有錢。有一天談到這里，她便說道，『母親的錢，你拿來用就是了，還不就是你的麼？』我說母親沒有錢，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；我說沒有首飾，她卻道，『也許你沒有留心。到大廚的抽屜裏，角落落落去尋去，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……』

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，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，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，細細地尋一尋。大約此後不到一月，就聽到一種流言，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，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。流言的來源，我是明白的，倘是現在，只要有地方發表，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，但那時太年青，一遇流言，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，怕遇見人們的眼睛，怕受到母親的愛撫。

好。那麼，走罷！

但是，那里去呢？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，如此而已，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。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，去尋爲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，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。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，叫作中西學堂，漢文之外，又教些洋文和算學。然而已經成爲衆

失之的了；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，還集了四書的句子，做一篇八股來嘲諷牠，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，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。我只記得那『起講』的開頭是：

『徐子以告夷子曰：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于夷者也。今也不然：鵠舌之音，開其聲，皆雅言也……』

以後可忘卻了，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。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，卻也不滿足，因為那裏面只教漢文、算學、英文和法文。功課較為別致的，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，然而學費貴。

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，自然只好往南京去。第一個進去的學校，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，光復以後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，很像封神榜上『太極陣』『混元陣』一類的名目。總之，一進儀鳳門，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。功課也簡單，一星期中，幾乎四整天是英文：『It is a cat.』『Is it a rat?』一整天是讀漢文：『君子曰，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，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』一整天是做漢文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論，穎考叔論，雲從龍，風從虎論，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。

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，臥室裏是一桌一櫈一牀，牀板只有兩塊。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，二桌二櫈或三櫈一牀，牀板多至三塊。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，氣昂昂地走着，決非只有一本『潑賴媽』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；便是空着手，也一定將肘彎撐開，像一隻螃蟹，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。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，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，前四五年，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輪椅上，發見了這姿勢，然而這位老爺卻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，可見螃蟹態度，在中國也頗普遍。

可愛的是桅杆。但並非如『東鄰』的『支那通』所說，因為牠『挺然翹然』，又是什麼的象徵。乃是因為牠高，烏鴉喜鵲，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。人如果爬到頂，便可以近看獅子山，遠眺莫愁湖，——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，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。而且不危險，下面張着網，即使跌下來，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；況且自從張網以後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。

原先還有一個池，給學生學游泳的，這裏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。當我進去時，早填平了，不但填平，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。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，爐口

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：『敬惜字紙。』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，難討替代，總在左近徘徊，雖然已有『伏魔大帝關聖帝君』鎮壓着。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，所以每年七月十五，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飯口，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，捏訣，念咒：『迴資囉，普彌耶吽！唵耶吽！唵耶吽！唵耶吽！』

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，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——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。所以當這些時，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。

總覺得不大合適，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。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，『烏煙瘴氣』庶幾乎其可也。只得走開。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，『正人君子』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，或者是發『名士』脾氣，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。不過那時還不打緊，學生所得的津貼，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，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。于是毫無問題，去考礦路學堂去了，也許是礦路學堂，已經有些記不真，文憑又不在手頭，更無從查考。試驗並不難，錄取的。

這回不是 *It is a cat* 了，是 *Der Mann, Die Weib, Kas Dind* 漢文仍舊是

「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，」但外加小學集註，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，是先前沒有做過的。

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……都非常新鮮。但是還得聲明：後兩項，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，並非講輿地和鐘鼎碑版的。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卻有些麻煩，平行線尤其討厭。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，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，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，和教員出的很不同。有一次是華盛頓論，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：「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……」

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，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，白紙石印的一厚本，價五百文正。翻開一看，是寫得很好的字，開首便道：——

「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，在英倫之南，背山而面野，檻外諸境，歷歷如在樓下。乃懸想二千年前，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，此間有何景物？計惟有天造草昧……」

哦！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，那麼想，而且想得那麼新鮮！一口氣

讀下去，『物競』、『天擇』也出來了，蘇格拉第、柏拉圖也出來了，斯多嗎也出來了。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，時務報不待言，還有譯學彙編，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，就盡得很可愛。

『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，拿這篇文章去看去，抄下來去看去。』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，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。接來看時，『臣許應駁跪奏……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，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，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。

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『不對』，一有閒空，就照例地喫餛飩、花生米、辣椒，看天演論。但我們也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。那是第二年，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。這也無怪，這學堂的設立，原是因為兩江總督（大約是劉坤一罷）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，所以開手的。待到開學時，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，換了一個不甚了了的人。理由是：一、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；二、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。于是不到一年，就連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來，終于是所得的煤，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，就是抽了水掘煤，掘出煤來抽水，結一筆出入兩清的帳。既然開礦無利，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，但

是不知怎的，卻又並不戡撤。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，情形實在頗淒涼，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，礦洞裏積水卻有半尺深，上面也點滴而下，幾個礦工使在這裏面鬼一般工作着。

畢業，自然大家都盼望的，但一到畢業，卻又有些爽然若失。爬了幾次桅，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；聽了幾年講，下了幾回礦洞，就能掘出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來麼？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，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。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，結果還是一無所能，學問是『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』了。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：到外國去。

留學的事，官僚也許可了，派定五名到日本去。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，不去了，只賸了四個。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，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？有一個前輩同學在，比我們早一年畢業，曾經游歷過日本，應該知道些情形。跑去請教之後，他鄭重地說：——

『日本的襪是萬不能穿的，要多帶些中國襪。我看紙票也不好，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。』

四個人都說遵命。別人不知其詳，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，還帶了十雙中國襪——白襪。

後來呢？後來，要穿制服和皮鞋，中國襪完全無用；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，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。

（十月八日。）

藤野先生

東京也無非是這樣。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，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，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「清國留學生」的速成班，頭頂上盤着大辮子，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。也有解散辮子，盤得平的，除下帽來，油光可鑑，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，還要將頸子扭幾扭。實在標緻極了。

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，有時還值得去一轉；倘在上午，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。但到傍晚，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，兼以滿房煙塵斗亂，問問精通時事的人，答道：「那是在學跳舞。」

到別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
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。從東京出發，不久便到一處驛站，寫道：日暮里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。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，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仙台是一個市鎮，並不大；冬天冷得利害，還沒有中國的學生。

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。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，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，倒掛在水果店頭，尊爲『膠菜』；福建野牛着的蘆薈，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，且美其名曰『龍舌蘭』。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，不但學校不收學費，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，初冬已經頗冷，蚊子卻還多，後來用被蓋了全身，用衣服包了頭臉，只留兩個鼻孔出氣。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，蚊子竟無從插嘴，居然睡安穩了。飯食也不壞。但一位先生卻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幾次三番，幾次三番地說。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難卻，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。於是搬到別一家，離監獄也很遠，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。

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，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。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學。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，八字鬚，戴着眼鏡，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。一

將書放在講臺上，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，向學生介紹自己道：——

『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……』

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。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書，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。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；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。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，並不比中國早。

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，在校已經一年，掌故頗為熟悉的了。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。這藤野先生，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，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；冬天是一件舊外套，寒顛顛的，有一回上火車去，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，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。

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，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。

過了一星期，大約是星期六，他使助手來叫我了。到得研究室，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，——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，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。

「我的講義，你能抄下來麼？」他問。

「可以抄一點。」

「拿來我看！」

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，他收下了，第二三天便還我，並且說，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。我一回。我拿下來打開看時，很喫了一驚，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。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，都用紅筆添改過了，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，連文法的錯誤，也都一一訂正。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：骨學、血管學、神經學。

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，有時也很任性。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，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，是下臂的血管，指着，向我和藹的說道：——

「你看，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。——自然，這樣一移，的確比較的好看些，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，實物是那麼樣的，我們沒法改換牠。現在我給你改好了，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。」

但是我還不服氣，口頭答應着，心裏卻想道：——

「圖還是我畫的不錯；至于實在的情形，我心裏自然記得的。」

學年試驗完畢之後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，秋初再回學校，成績早已發表了，同學一百餘人之中，我在中間，不過是沒有落第。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，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。

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，他又叫我去，很高興地，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：

「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，所以很擔心，怕你不肯解剖屍體。現在總算放心了，沒有這回事。」
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。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，但不知道詳細，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，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，還歎息道，「總要看一看纔知道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有一天，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，要借我的講義看。我檢出來交給他們，卻只翻檢了一通，並沒有帶走。但他們一走，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拆開看時，第一句

是：

『你改悔罷！』

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，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。其時正值日俄戰爭，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，開首便是這一句。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，愛國青年也憤然，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。其次的話，大略是說上牢解剖學試驗的題目，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，我豫先知道的，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。末尾是匿名。

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。因為要開同級會，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，末一句是『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，』而且在『漏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。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，但是毫不介意，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，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。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；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，一同去詰責幹事。託辭檢查的無禮，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，發表出來。終於這流言消滅了，幹事卻又竭力運動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。

中國是弱國，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，分數在六十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；也無怪他們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。第二年添教微生物學，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，便影幾片時事片子，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。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：給俄國人做偵探，被日本軍捕獲，要鎗斃了，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；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。

「萬歲！」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。

這種歡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。此後回到中國來，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，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塌采——嗚呼，無法可想！但在那時那地，我的意見卻變化了。

到第二學年的終結，我便去尋藤野先生，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，並且離開這仙台。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說話，但竟沒有說。

『我想去學生物學，先生教給我的學問，也還有用的。』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，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，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。

「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，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。」他歎息說。

將走的前幾天，他叫我到他家裏去，交給我一張照相，後面寫着兩個字道：「惜別。」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。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，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。

我離開仙台之後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，又因爲狀況也無聊，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，連信也怕敢寫了。經過的年月一多，話更無從說起，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，卻又難以下筆。這樣的一直到現在，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。從他那一面看起來，是一去之後，杳無消息了。

但不知怎地，我總還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爲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；大而言之，是爲學術，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。

他所改正的講義，我會經訂成三厚本，收藏着的，將作爲永久的紀念。不幸七年前遷

磨的時候，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，失去半箱書，恰好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。責成連送局去找尋，寂無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每當夜間疲倦，正想偷懶時，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，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，而且增加勇氣了，於是點上一枝煙，再繼續寫些爲『正人君子』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。

（十月十二日。）

范愛農

在東京的客店裏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。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，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。一天早晨，關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，大概是——

『安徽巡撫恩銘被 Jo Shiki Rin 刺殺，刺客就擒。』

大家一怔之後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，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，漢字是怎樣三個字。但只要是紹興人，又不專看教科書的，卻早已明白了。這是徐錫麟，他留學回國之後，在做安徽候補道，辦着巡警事務，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豫測他將被極刑，家族將被連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

傳來了，徐錫麟是被挖了心，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。人心很憤怒。有幾個人便祕密地開一個會，籌集川資；這時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撕烏賊魚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後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。

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，弔烈士，罵滿洲；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，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。會衆即刻分成兩派：一派要發電，一派不要發。我是主張發電的，但當我說出之後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——

『殺的殺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還發什麼屁電報呢。』

這是一個高大身材，長頭髮，眼珠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總像在渺視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發言大抵就反對；我早覺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這時纔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，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告訴我：他叫范愛農，是徐伯蓀的學生。

我非常憤怒了，覺得他簡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殺了，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，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，同他爭起來。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。

「何必推舉呢？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……」他說。

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，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。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，心裏更悲憤，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。于是又爭起來。結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誰承認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，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。

從此我總覺得范愛農離奇，而且很可惡。天下可惡的人，當初以為是滿人，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愛農。中國不革命則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。

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，到底忘卻了，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鄉做教員，大概是春末時候罷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，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，我們便同時說——

「哦哦，你是范愛農！」

「哦哦，你是魯迅！」

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還是那樣，然而奇怪，只

這幾年，頭上卻有了白髮了，但也許本來就有，我先前沒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舊的布馬褂，破布鞋，顯得很寒素。談起自己的經歷來，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，不能再留學，便回來了。回到故鄉之後，又受着輕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幾乎無地可容。現在是躲在鄉下，教着幾個小學生糊口。但因爲有時覺得很氣悶，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。

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，於是我們便喝酒。從此他每一進城，必定來訪我，非常相熟了。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，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。一天我忽而記起在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，便問他：

「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你還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討厭你的——不但我，我們。」

「你那時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誰麼？」

「怎麼不知道。我們到橫濱，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？你看不起我們，搖搖頭，你自己還記得麼？」

我略略一想，記得的，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，說到橫濱去接新

來留學的同鄉。汽船一到，看見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，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，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子細地看。我很不滿，心裏想，這些鳥男人，怎麼帶這東西來呢。自己不注意，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。檢驗完畢，在客店小坐之後，即須上火車。不料這一羣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，甲要乙坐在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讓未終，火車已開，車身一搖，即刻跌倒了三四個。我那時也很不滿，暗地裏想：連火車上的坐位，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……自己不注意，也許多又搖了搖頭。然而那羣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，卻直到這一天纔想到。豈但他呢，說起來也慚愧，這一羣裏，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，被害的馬宗漢烈士；被囚在黑獄裏，到革命後纔見天日而身上永帶着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。而我都茫然所知，搖着頭將他們一併運上東京了。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，卻不在這車上，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。

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，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。讓坐時喧鬧，檢查時幽靜，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，試問愛農，果然是的。

「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？是誰的？」

「還不是我們師母的？」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
「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，又何必帶這東西呢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你問她去。」

到冬初，我們的景況更拮据了，然而還喝酒，講笑話。忽然是武昌起義，接着是紹興光復。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，戴着農夫常用的氈帽，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。

「老迅，我們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。我們同去。」

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滿眼是白旗。然而貌雖如此，內骨子是依舊的，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，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，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……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，幾個少年一嚷，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，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。他進來以後，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，大做王都督。在衙門裏的人物，穿布衣來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，天氣還並不冷。

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，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。愛農做監學，還是

那件布袍子，但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。他辦事，兼教書，實在勤快得可以。

「情形還是不行，王金發他們。」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，慷慨地說，「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。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，一個是德清先生。爲社會，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。」

我答應他了。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，發起人誠然是三個。五天後便見報，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面的人員；此後是罵都督、都督的親戚、同鄉、姨太太……

這樣地罵了十多天，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，說都督因爲你們詐取了他的錢，還罵他，要派人用手鎗來打死你們了。

別人倒還不打緊，第一個着急的是我的母親，叮囑我不要再出去。但我還是照常走，並且說明，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，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，而殺人卻不很輕易。況且我拿的是校款，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，不過說說罷了。

果然沒有來殺。寫信去要經費，又取了二百元。但彷彿有些怒意，同時傳令道：再來要，沒有了！

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，卻使我很爲難。原來所謂「詐取」者，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，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。報紙上罵了幾大之後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，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。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？決議曰罵。理由是收錢之後，他是股東；股東不好，自然要罵。

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。都是真的。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，一個名爲會計的便不高興了，質問我道：

「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？」

「這不是股本……。」

「不是股本是什麼？」

我就不再說下去了，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，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，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，不肯爲社會犧牲，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。

然而事情很湊巧，季菲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。愛農也很贊成，但頗淒涼，說——

「這裏又是那樣，住不得。你快去罷……。」

我懂得他無聲的話，決計往南京。先到都督府去辭職，自然照准，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，我交出帳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，不是校長了。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。

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了結的，被一羣兵們搗毀。子英在鄉下，沒有事；德清適值在城裏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他大怒了。自然，這是很有些痛的，怪他不得。他大怒之後，脫下衣服，照了一張照片，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，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，向各處分送，宣傳軍政府的橫暴。我想，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着了，尺寸太小，刀傷縮小到幾乎等于無，如果不加說明，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，倘遇見孫傳芳大帥，還怕要被禁止的。

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，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。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。我想爲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，這是他非常希望的，然而沒有機會。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裏去寄食，也時時給我信，景況愈困窮，言辭也愈淒苦。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，便在各處飄浮。不久，忽然從同鄉那里得到一個消息，說他已經

掉在水裏，淹死了。

我疑心他是自殺。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，不容易淹死的。

夜間獨坐在會館裏，十分悲涼，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，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，雖然並無證據。一點法子都沒有，只做了四首詩，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，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。只記得一首裏的六句，起首四句是：『把酒論天下，先生小酒人，大圍猶酩酊，微醉合沈淪。』中間忘掉兩句，末了是『舊朋零散盡，余亦等輕塵。』

後來我回故鄉去，纔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。愛農先是什麼事也沒得做，因為大家討厭他。他很困難，但還喝酒，是朋友請他的。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，常見的只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，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的牢騷，以為不如譁笑話有趣。

『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，拆開來看，是魯迅來叫我的。』他時常這樣說。

一天，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，回來已過夜半，又是大風雨，他醉着，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。大家勸阻他，也不聽，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。但他掉下去了，雖然能浮水，

卻從此不起來。

第二天打撈屍體，是在菱蕩裏找到的，直立着。

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。

他死後一無所有，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。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，因為一經提議，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——其實還沒有這筆款，大家覺得無聊，便無形消散了。

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？倘在上學，中校已該畢業了罷。

(十一月十八日。)

後記

我在第三篇講二十四孝的開頭，說北京恐嚇小孩的「馬虎子」應作「麻胡子」，是指麻叔謀，而且以他爲胡人。現在知道是錯了，「胡」應作「祜」，是叔謀之名，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，題云非麻胡。原文如次：

俗怖嬰兒曰麻胡來！不知其源者，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，非也。隋將軍麻祜，性酷虐，煬帝令開汴河，威稜旣盛，至稚童望風而畏，互相恐嚇曰：麻祜來！稚童語不正，轉祜爲胡。只如憲宗朝，涇將郝玘，蕃中皆畏憚，其國嬰兒啼者，以玘怖之則止。又武宗朝，閩閩孩孺相脅云：薛尹來！成此類也。況魏志載張文遠，遠來之明證乎？（原注：麻祜廟在睢陽。鄭方節度李丕卽其後。丕爲重建碑。）

原來我的識見，就正和唐朝的『不知其源者』相同，貽譏于千載之前，真是咎有應得，只好苦笑。但又不知麻姑廟碑或碑文，現今尚在睢陽或存于方志中否？倘在，我們當可以看見和小說開河記所載相反的他的功業。

因為想尋縫張插畫，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搜集了許多材料，有幾種是爲我所未曾見過的。如光緒己卯（一八七〇）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冊孝圖——原書有注云：『冊讀如習。』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稱四十，而必須如此麻煩——即其一。我所反對的『郭巨埋兒』他于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，已經刪去了，序有云：

……坊間所刻二十四孝，善矣。然其中郭巨埋兒一事，揆之天理人情，殊不可
以訓……炳竊不自量，妄爲編輯。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，概從割愛；惟擇其
事之不詭于正，而人人可爲者，類爲六門……

這位肅州胡老先生的勇決，委實令我佩服了。但這種意見，恐怕是懷抱者不乏其人，而且由來已久的，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刪改，筆之于書。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刻的百孝圖，

前有紀常鄭續序就說：

……況邇來世風日下，沿習澆漓，不知孝出天性自然，反以孝作另成一事。且擇古人投爐埋兒爲忍心害理，指割股抽腸爲損親遺體。殊未審孝只在乎心，不在乎跡。盡孝無定形，行孝無定事。百之孝者非在今所宜，今之孝者難泥古之事。因此時此地不同，而其人其事各異，求其所以盡孝之心則一也。子夏曰：事父母能竭其力。故孔門問孝，所答何嘗有同然乎……

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爲『忍心害理』灼然可知。至于這一位『紀常鄭續』先生的意思，我卻還是不大懂，或者像是說：這些事現在可以不必學，但也不必說他錯。

這部百孝圖的起源有點特別，是因爲見了『粵東顏子』的百美新詠而作的。人重色而已重孝，衛道之盛心可謂至矣。雖然是『會稽俞葆真蘭浦編輯』與不佞有同鄉之誼，——但我還只得老實說：不大高明。例如木蘭從軍的典故，他注云：『隋史』這樣名目的書，現今是沒有的；倘是隋書，那裏面又沒有木蘭從軍的事。

而中華民國九年（1920），上海的書店卻偏偏將牠用石印翻印了，書名的前後各添了兩個字：男女百孝圖全傳。第一葉上還有一行小字道：家庭教育的好模範。又加了一篇『吳下大錯王鼎謹識』的序，開首先發同治年間『紀常鄭績』先生一流的感慨：

慨自歐化東漸，海內承學之士，翼翼然侈談自由平等之說，致道德日就淪胥，人心日益澆漓，寡廉鮮恥，無所不爲，徵幸行險，人思倖進，求所謂砥礪廉隅，束身自愛者，世不多覩焉。……起觀斯世之忍心害理，幾全如陳叔寶之無心肝。長此滔滔，伊何底止……

其實陳叔寶模胡到好像『全無心肝』或者有之，若拉他來配『忍心害理』卻未免有些冤枉。這是有幾個人以評『郭巨埋兒』和『李娥投爐』的事的。

至于人心，有幾點確也似乎正在澆漓起來。自從男女之秘密、男女交合新論出現後，上海就很有些書名喜歡用『男女』二字冠首。現在是連『以正人心而厚風俗』的百孝圖上也加上了。這大概爲因不滿于百美新詠而教孝的『會稽俞葆真蘭浦』先生所不及料的罷。

從說「百行之先」的孝而忽然拉到「男女」上去，彷彿也近乎不莊重，——澆漓。但我總還想趁便說幾句，——自然竭力來減省。

我們中國人即使對於「百行之先」我敢說，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。太平無事，閒人很多，偶有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」的，本人也許忙得不暇檢點，而活着的旁觀者總會加以縣密的研究。曹娥的投江覓父，淹死後抱父屍出，是載在正史，很有許多人知道的。這一個「抱」字卻發生過問題。

我幼小時候，在故鄉曾經聽到老年人這樣講：——

「……死了的曹娥，和她父親的屍體，最初是面對面抱着浮上來的。然而過往行人看見的都發笑了，說：哈哈！這麼一個年青姑娘抱着這麼一個老頭子！是那兩個死屍又沈下去了；停了一刻又浮起來，這回是背對背的負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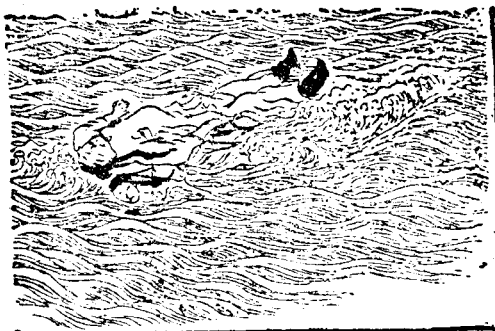
好在禮義之邦裏，連一個年幼——嗚呼，「娥年十四」而已——的死孝女要和死父親一同浮出，也有這麼艱難！

我檢查百孝圖和二百卅孝圖，畫師都很聰明，所畫的是曹娥還未跳入江中，只在江干啼哭。但吳友如畫的女二十四孝圖（1892）卻正是兩屍一同浮出的這一幕，而且也正畫作「背對背」，如第一圖的上方。我想，他大約也知道我所聽到的那故事的。還有二十四孝圖說，也是吳友如畫，也有曹娥，則畫作正在投江的情狀，如第一圖下。

就我現今所見的教孝的圖說而言，古今頗有許多遇盜，遇虎，遇火，遇風的孝子，那應付的方法，十之九是「哭」和「拜」。

中國的哭和拜，什麼時候纔完呢？

至于書法，我以為最簡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儂本，這本子早已印入點石齋叢書裏，變成國貨，很容易入手的了。吳友如畫的最細巧，也最能引動人。但他于歷史畫其實是不大相宜的；他久居上海的租界裏，耳濡目染，最擅長的倒在作「惡鴿虐妓」，「流氓拆梢」一類的時事畫，那真是勃勃有生氣，令人在紙上看出上海的洋場來。但影響殊不佳，近來許多小說和兒童讀物的插畫中，往往將一切女性畫成妓女樣，一切孩童都畫得



曹娥投江
尋父屍

二十四孝圖說



三

像一個小流氓，大半就因為太看了他的畫本的緣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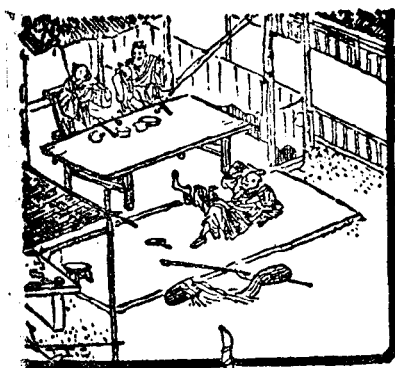
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較地更難畫，因為總是慘苦的多。譬如「郭巨埋兒」無論如何總難以畫到引得孩子眉飛色舞，自願躺到坑裏去。還有「嘗糞心愛」也不容易引人入勝。還有老萊子的「戲綵娛親」題詩上雖說「喜色滿庭幃」而圖畫上卻絕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氣息。

我現在選取了三種不同的標本，合成第二圖。上方的是百孝圖中的一部分，「陳村何雲梯」畫的，畫的是「取水上堂詐跌臥地作嬰兒啼」這一段。也帶出「雙親開口笑」來。中間的一小塊是我從「直北李錫彤」畫的二十四孝圖詩合刊上描下來的，畫的是「著五色斑斕之衣爲嬰兒戲于親側」這一段；手裏捏着「搖咕咚」就是「嬰兒戲」這三個字的點題。但大約李先生覺得一個高大的老頭子玩這樣的把戲究竟不像樣，將他的身子竭力收縮，畫成一個有鬍子的小孩子了。然而仍然無趣。至于線的錯誤和缺少，那是不能怪作者的，也不能埋怨我，只能去罵刻工。查這刻工當前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時，是在「山東省布政司街南首路西鴻文堂刻字處」下方的是「民國壬戌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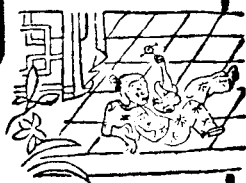
(1922) 慎獨山房刻本，無畫人姓名，但是雙料畫法，一面「詐跌臥地」，一面「爲嬰兒戲」，將兩件事合起來，而將「斑斕之衣」忘卻了。吳友如畫的一本，也合兩事爲一，也忘了斑斕之衣，只是老萊子比較的胖一些，且縮着雙丫髻，——不過還是無趣味。

人說，諷刺和冷嘲只隔一張紙，我以爲有趣和肉麻也一樣。孩子對父母撒嬌可以看得有趣，若是成人，便未免有些不順眼。放達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愛憐的態度，有時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線，也容易變爲肉麻。老萊子的作態的圖，正無怪誰也畫不好。像這些圖畫上似的家庭裏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，你看這樣一位七十歲的老太爺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個「搖咕咚」。

漢朝人在宮殿和墓前的石室裏，多喜歡繪畫或彫刻古來的帝王、孔子弟子、列士、列女、孝子之類的圖。宮殿當然一椽不存了；石室卻偶然還有，而最完全的是山東嘉祥縣的武氏石室。我彷彿記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萊子的故事。但現在手頭既沒有搨本，也沒有金石萃編，不能查考了；否則，將現時的和約一千八百年前的圖畫比較起來，也是一種頗有趣味的事。



歡彩如親
 鼓舞學姑飛
 春風動彩衣
 雙親開口笑
 喜色滿庭闈



老萊子五綉

七月八日



關於老萊子的百孝圖上還有這樣的一段——

……萊子又有弄雛娛親之事：嘗弄雛于雙親之側，欲親之喜（原注：高士傳）誰做的高士傳呢？嵇康的，還是皇甫謐的？也還是手頭沒有書，無從查考。只在新近因為白得了一個月的薪水，這纔發狠買來的太平御覽上查了一通，到底查不着，倘不是我粗心，那就是出于別的唐宋人的類書裏的了。但這也沒有什麼大關係。我所覺得特別的，是文中的那「雛」字。

我想，這「雛」未必一定是小禽鳥。孩子們喜歡弄來玩耍的，用泥和綢或布做成的人形，日本也叫Hina，寫作「雛」。他們那里往往存留中國的古語；而老萊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，也比弄小禽鳥更自然。所以英語的 Doll，即我們現在稱爲「洋囡囡」或「泥人兒」，而文字上只好寫作「傀儡」的，說不定古人就稱「雛」，後來中絕，便只殘存于日本了。但這不過是我一時的臆測，此外也並無什麼堅實的憑證。

這弄雛的事，似乎也還沒有人畫過圖。

我所蒐集的另一批，是內有『無常』的畫像的書籍。一曰玉歷鈔（傳警世）（或無下二字）一曰玉歷至寶鈔（或作編）。其實是兩種都差不多的。關於蒐集的事，我首先要感謝常維鈞兄，他寄給我北京龍光齋本，又鑑光齋本；天津思過齋本，又石印局本；南京李光明莊本。其次是章矛塵兄，給我杭州瑪瑙經房本，紹興許廣記本，最近石印本。又其次是我自己，得到廣州寶經閣本，又翰元樓本。

這些玉歷，有繁簡兩種，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。但我調查了一切無常的畫像之後，卻恐慌起來了。因為書上的『活無常』是花袍、紗帽、背後插刀；而拿算盤，戴高帽子的卻是『死有分』。雖然面貌有凶惡和和善之別，腳下有草鞋和布（？）鞋之殊，也不過畫工偶然的隨便，而最關緊要的題字，則全體一致，曰：『死有分』。嗚呼，這明明是專在和我為難。

然而我還不能心服。一者因為這些書都不是我幼小時所見的那一部，二者因為我還確信我的記憶並沒有錯。不過撕下一葉來做插畫的企圖，卻被無聲無臭地打得粉碎了。只得選取標本各一——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廣州本的活無常——之外，還自己動

手添畫一個我所記得的目連戲或迎神賽會中的『活無常』來塞責，如第三圖上方。好在我並非畫家，雖然太不高明，讀者也許不至于噴責罷。先前想不到後來，曾經對於吳友如先生輩頗說過幾句蹊蹺話，不料會幾何時，即須自己出醜了，現在就預先辯解幾句在這里存案。但是，如果無效，那也只好直抄徐（印世昌）大總統的哲學：聽其自然。

還有不能心服的事，是我覺得雖是宣傳玉歷的諸公，于陰間的事情其實也不大。然。例如一個人初死時的情狀，那圖像就分成兩派。一派是只來一位手執鋼叉的鬼卒，叫作『勾魂使者』，此外什麼都沒有；一派是一個馬面，兩個無常——陽無常和陰無常

而並非活無常和死有分。倘說，那兩個就是活無常和死有分罷，則和單個的畫像又不一致。如第四圖版上的A，陽無常何嘗是花袍紗帽？只有陰無常卻和單畫的死有分頗相像的，但也放下算盤拿了扇。這還可以說大約因為其時是夏天，然而怎麼又長了那麼長的絡腮鬍子了呢？難道夏天時疫多，他竟忙得連修刮的工夫都沒有了麼？這圖的來源是天津思過齋的本子，合併聲明；還有北京和廣州本上的，也相差無幾。

B是從南京的李光明莊刻本上取來的，圖畫和A相同，而題字則正相反了：天津本

原书缺页

指爲陰無常者，牠卻道是陽無常。但和我的主張是一致的。那麼，倘有一個素衣高帽的東西，不問他鬍子之有無，北京人、天津人、廣州人只管去稱爲陰無常或死有分，我和南京人則叫他活無常，各隨自己的便罷。『名者，實之賓也，』不關什麼緊要的。

不過我還要添上一點C圖，是紹興許廣記刻本中的一部分，上面並無題字，不知宣傳者于意云何。我幼小時常常走過許廣記的門前，也閒看他們刻圖書，是專愛用弧線和直線，不大肯作曲線的，所以無常先生的真相，在這里也難以判然。只是他身邊另有一個小高帽，卻還能分明看出，爲別的本子上所無。這就是我所說過的在賽會時候出現的阿領。他連辦公時間也帶着兒子（？）走，我想，大概是在叫他跟隨學習，預備長大之後，可以『無改於父之道』的。

除勾攝人魂外，十殿閻羅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邊，也什九站着一個高帽腳色。如D圖，1取自天津的思過齋本，模樣頗漂亮；2是南京本，舌頭拖出來了，不知何故；3是廣州的寶經閣本，扇子破了；4是北京龍光齋本，無扇，下巴之下一條黑，我不透牠是鬍子還是舌頭；5是天津石印局本，也頗漂亮，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邊去了。



這是很特別的。

又，老虎噬人的圖上，也一定畫有一個高帽的腳色，拿着紙扇子暗地裏在指揮。不知道這也就是無常呢，還是所謂「佞鬼」？但我鄉戲文上的佞鬼都不戴高帽子。

◎ 研究這一類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「死無對證」的學問，是很新穎，也極佔便宜的。假使徵集材料，開始討論，將各種往來的信件都編印起來，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頗厚的書，並且因此陞爲「學者」。但是，「活無常學者」名稱不大冠冕，我不想幹下去了，在這里下一個武斷——

玉歷式的思想是很粗淺的：「活無常」和「死有分」合起來是人生的象徵。人將死時，本只須死有分來到。因爲他一到，這時候，也就可見「活無常」。

但民間又有一種自稱「走陰」或「陰差」的，是生人暫時入冥，幫辦公事的腳色。因爲他幫同勾魂攝魄，大家也就稱之爲「無常」；又以其本是生魂也，則別之曰「陽」，但從此便和「活無常」隱然相混了。如第四圖版之A，題爲「陽無常」的，是平常人的普通裝束，足見明明是陰差，他的職務只在領鬼卒進門，所以站在階下。

既有了生魂入冥的「陽無常」便以「陰無常」來稱職務相似而並非生魂的死有分了。

做目連戲和迎神賽會雖說是禱祈，同時也等于娛樂，扮演出來的應該是陰差，而普通狀態太無趣，——無所謂扮演，——不如奇特些好，于是就將「那一個無常」的衣裝給他穿上了；——自然原也沒有知道得清楚。然而從此也更傳訛下去。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謂活無常，是陰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，頂着真的活無常的名號，大背經典，荒謬得很的。

不知海內博雅君子，以爲何如？

我本來並不準備做什麼後記，只想尋幾張舊畫像來做插圖，不料目的不達，便變成一面比較，剪貼，一面亂發議論了。那一點本文或作或輟地幾乎做了一年，這一點後記也或作或輟地幾乎做了兩個月。天熱如此，汗流浹背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：爰爲結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，寫完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。